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761

社會 · 總論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今世說
如何生活
社會統計（民國22年）（1）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761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社會 · 總論

今世說
如何生活
社會統計（民國 22 年）（一）

王
暉
撰

今世說

今世說序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古人使今獨閼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傳其人細者傳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闢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儔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俊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雋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堪古而闕其謬險仇譖數則卽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卽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

同郡馮 景香遠撰

今世說序

同邑丁 澄藥園撰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畧屐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
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間。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
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穢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
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籞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爲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
譬之飲食。大官之鬱。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
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今得于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
口譜。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籞此書。真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爲作者也。故不辭而爲
之序。

今世說序

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而王子丹籞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籞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旣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卽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頤解至於贊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爲丹籞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爲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纘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籞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五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今世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卽幸而傳矣人或有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翫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敍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爲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閥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袁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猶收而類紀之橐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頗上之毫睛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覩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與之頽頏世有覽者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暉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序

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生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覩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嶽之氣。蘊降鬱積。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豈無有乘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而循誦習傳之輩。以爲今人也。而槩忽諸。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時。日聆其緒言。覩其行事。亦漠然不相接。以終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行脩。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慎不憚煩。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而徵信亦易。吾之爲此。以今人述今人。見聞多所闕遺。書未成而訾謗者紛起。吾甚悔其拙也。予曰不然。臨川之書。敍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于東漢三國諸君子。夫晉人尚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教。脫

略形骸以爲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沈。論世者於此爲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日遠。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駿駿乎抑遠浮華。敦尚實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槩。經緯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即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都市。其爲益也不旣多乎。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間哉。予故因丹麓之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尙無有編輯成書者。丹籠王子。殫見治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抗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卽摭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籠。必非佳士。或不爲丹籠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顧且菴曰。丹籠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其片玉。莫不奉爲拱璧。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真得晉賢風味。予每嘆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漠焉。如不相關。曾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丹籠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爲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間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爲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爲噤。猶之不能越爲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而不論。案而不斷。

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爲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籠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聲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籠以梁尚書家清徐中丞至孝爲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僻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籠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辭于是乎不朽。

毛稚黃曰王子丹籠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籠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間字裏幽隱畢現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籠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璧光氣如虹有微類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塵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錄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籠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黃主一曰丹籠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卽其著述採

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遊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籠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醬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探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爲談助一以爲要略非青箱緘中安得有此

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

叔驚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